

勝利當天的一場屠殺：革命，能豁免殺戮嗎？ | 武昌起義·下

《神州大地》第 14 集 · 語言：中文 · 時長：32:50

出處：sylogs.com — 歡迎轉載分享，請注明出處

上一集最後，我們把一根弦留在了武昌城裡——繃到極限，只等一雙手來把它拉斷。

那麼，它斷在誰手裡？

答案有點難堪：斷在一個誰都沒有預先安排好的人手裡。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的夜和任何一

夜沒兩樣：碼頭的號子歇了，

茶館把桌椅收進屋，營房裡當兵的解著

綁腿準備熄燈。整座城都在睡，

沒人聽見歷史翻頁的聲音。

可第二天太陽一出來，城頭的旗換了。

更弔詭的是：那一聲槍響之後，

真正決定這座城往哪裡走的，

不是誰的理想最響亮，而是誰手裡握著槍、

誰又被槍指著——這兩件事，從來不是同一批

人。這一集，我們從那一聲槍講起，

一路講到四十多天後的那場敗仗，

再講到勝利背後那道到今天還沒合上的

傷口。先把話說在前面：武昌那一夜，

各路記載並不完全咬合。

哪個時辰、誰開的第一槍，回憶錄和當日

電報常常各說各話。

我們的做法不變——能確定的照實講，

有出入的，把出入一起擺上桌。

所以問題來了：一場本該被按下去的兵變，

怎麼會在一夜之間拿下一座省城？

我們從工程第八營的那個晚上說起。

但請先把這一句記在心上——

那根弦，到底斷在誰手裡？

答案，比你想的還要偶然。

十月十日傍晚，武昌中和門內，

工程第八營的營房。

那一整天，城裡只流傳著一件事：

總督拿著名冊抓人，早上剛在督署門外殺

了三個。名冊上有名字的兵躺在炕上，

睜著眼，沒一個睡得著——再等下去，

下一個輪到的就是自己。

恐懼有時候比信仰更能讓人動起來。

營裡的革命黨代表叫熊秉坤。

他不是大人物，是那種基層裡說話有人聽

的角色。晚七八點，二排排長陶啟勝來查營，

撞見士兵金兆龍荷槍實彈，

兩個人扭打起來。

誰開的第一槍？記載不一：多數說是士兵

程正瀛開槍擊中陶啟勝腰部，

陶負傷逃出；也有記載記在熊秉坤名下。

我們並列，不作取捨——因為那一槍是誰開的，

遠不如那一槍之後發生了什麼來得重要。

槍一響，營房就炸了。

熊秉坤集合隊伍、掐斷電話線、

帶人衝出營門。出發的只幾十個人，
子彈也不多，目標卻明確得嚇人——
楚望台。這幾十個人的穿著值得多看一眼：
仿西式的立領制服、皮帶、斜挎的子彈帶，
軍帽裡還塞著那條辮子。
衣服是朝廷按新樣式發的，
名義上叫「新軍」；可穿上它的人一回身，
槍口對準的，恰恰是發衣服的那個朝廷。
幾十個人、一營的子彈，要去拿的卻是全城
的火藥。前提是——他們得先跑得到楚望台。
楚望台在武昌城東南、蛇山腳下，
是湖北新軍的軍械庫，全城的槍枝彈藥
大半鎖在裡面。上一集講過這個錯位：
兵散在城裡各處，子彈卻集中在一座庫房。
誰先跑到楚望台，誰就握住整座城的鑰匙。
工程八營的人到時，庫裡的守軍中也有
革命黨人，裡應外合，門開得很快。
庫裡的數目記載略有出入：
步槍數千支、子彈數十萬發、
山炮若干門——總之，一次解決了起義部隊最
缺的兩樣東西：槍，和彈。
可光有鑰匙還不夠，還得有個會開鎖的人。
被推出來的是工程八營左隊隊官吳兆麟，
測繪學堂出身，懂地圖，知道炮該架在哪裡。
幾十小時前他還在帶隊出操，
幾小時後就要籌劃怎麼打總督衙門。
一套臨時指揮系統就這樣成型：

昨天的隊官，今天指揮昨天的長官——
革命的秩序，常常是這樣倒著長出來的。
接下來幾個小時，二十九標、
三十標和測繪學堂的學生紛紛往楚望台
會合，台上的炮開始對著總督衙門調表尺。
鑰匙到手了。可鑰匙不會自己開門——
真正把這座城翻過來的，是後半夜那一場
硬仗。

從楚望台俯瞰，總督衙門在城裡偏南，
隔著幾條街、幾道巷牆。

革命軍第一次進攻並不成功：

人少、夜黑、路不熟，建制散亂，
衝上去的隊伍被打散了好幾次。

黑暗裡，勇氣往往比陣型更早用完。

吳兆麟分兵幾路、配上炮兵，
先占制高點，再一段一段往上壓。

炮彈的落點一次比一次近，
像一把尺，量出了守軍決心的長度。

天亮前，總督衙門被攻下。

而官兵衝進去之前，湖廣總督瑞澂已經
不在裡面了。他怎麼走的，記載得很具體：

眼看守不住，叫人在督署後牆鑿洞鑽出去，
跑到江邊登上清廷兵艦，順江去了漢口。

一個封疆大吏，就這樣從自己的衙門後
牆鑽了出去。湖北提督張彪也隨後棄掉
城防，退到漢口劉家廟。

留在城裡的清軍並非沒有：

留守兵力數量不比起義軍少，
只是從這一夜起，沒人知道該聽誰的命令
了。十月十一日清晨，武昌全城已在起義軍
手裡。從第一聲槍響到省城易手，
不到十二個小時。

這就是那把鑰匙的答案：一場沒有總司令、
沒有作戰計畫、連統一號炮都沒有的嘩變，
能一夜拿下省城，靠的不是革命黨有多強，
而是這個政權最基層的武裝，
早已不肯替它賣命。

朝廷花十幾年、上千萬兩銀子練出來的新
軍，最後成了替它挖墳的人。

城打下了。第二天早上，一個更尷尬的
問題擺上了桌：這座城，誰來當家？

十月十一日上午，武昌的情形，
說難聽點，是勝利者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局面，埋在革命黨自己的一道裂痕裡。

湖北城裡原本有兩個互不統屬的秘密
團體：蔣翊武領的文學社，孫武領的共進會——
早就在爭誰是正統、誰來主事，
一度差點談不攏。

而起事前一晚，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
裡趕製炸彈，自己把自己炸傷了臉，
機關暴露、名冊外流，瑞澂這才連夜抓人。
一場籌劃了很久的起義，硬是被一枚沒
做好的炸彈逼著提前了。

等到十月十一日，兩邊推定的負責人，

一個出了城，一個躲著傷，劉公也不在現場。

帶兵占城的人，最高不過營、

隊一級的基層軍官：手上有槍彈，

卻缺名望，也缺一個說得出口的身分。

當天下午，革命黨人把湖北省咨議局的

議員請來開會。咨議局是清末預備立憲設

的民意機構，坐的多是地方紳士：

長衫馬褂，說話斯文，跟滿手火藥味的

年輕軍官本不是一路人。

可偏偏是在這棟房子裡，他們決定成立

湖北軍政府，也開始找一個各方都能接受

的人。標準不複雜：資格老、名聲不太壞、

軍中有人緣，最好還是湖北本地的軍事

長官。幾個條件疊在一起，只篩出一個名字——

而這個名字，二十四小時前還是清朝的官。

在咨議局那間屋子裡，他們要找的那個人，

此刻正躲在別人家裡，不敢出來。

這個人叫黎元洪，湖北新軍第二十一混成

協協統，相當於一旅的指揮官，

是當時湖北新軍裡級別最高的將領之一。

十月十日那一夜他並沒袖手：

記載說他在自己部隊裡還親手處置過一

名起義士兵。那一夜他站在哪一邊，

很清楚。到了十一日早上，局面翻了過來，

他就躲了——躲在黃土坡一名部屬家裡，

具體地點記載略有出入，我們不作取捨。

革命黨人把他搜了出來，帶到咨議局。

接下來這段，本片必須原原本本說清，

因為它長期被寫得很含糊。

黎元洪不願任都督，記載明確：

革命黨人用手槍指著他，逼他就任；

他一度絕食相抗，始終不肯鬆口。

這不是擁戴，是脅迫——事實就是如此。

簽字的細節記載略有出入：

多數說黎元洪不肯在安民告示上署名，

是革命黨人李翊東提筆替他寫下一個「黎」

字。我們列在這裡，供你自己判斷。

一個被槍指著的人，就這樣成了這場革命

第一個軍政府的元首。

這是辛亥革命最務實的一面，

也是最不體面的一面：從起義成功那一刻

起，權力的來源就說不清楚。

革了清朝的命，卻請一個清朝的將軍來當

家——這筆帳，革命黨人是怎麼算的？

這就說到第二層：為什麼一群拼了命反清

的人，非要把清朝的將軍推到自己的位子

上？答案拆成三筆帳。

第一筆，鎮得住。新軍裡的兵並非個個革命，

真在革命團體裡的只是一小部分，

更沒人拿過軍政府的名義號令他們。

黎元洪當過他們的長官，這批人只服他的

口令。第二筆，說得出去。

武昌一獨立，首先要跟停在漢口的各國

領事、軍艦和洋行打交道。

一群沒官職的年輕士兵，給外國領事的
照會上連簽字的資格都沒有；
而黎元洪是協統，印在文書上是被認的。
第三筆，省得打仗。
湖北周邊仍有清兵，各省還在觀望。
掛出去的名目如果不是「革命黨占了武昌」，
而是「黎協統反正」，對面就少一層拚死抵抗
的道理。三筆帳算下來：這個位置，
非給他不可。值得細看的，是黎元洪身上那
套衣服。清末高級軍官見客辦公，
還是一整套舊規矩：頂戴、補服、
朝珠，胸前的補子繡著禽獸，
一看便知幾品。可他管的兵，
已經穿著仿西式的立領制服、
皮鞋、皮帶。上下兩級站在一起，
一個像從前朝走出來，一個像從洋操場走
進來——武昌起義成功之後，這幅畫面一點沒
變。辛亥革命換掉了旗子上那一半，
連制服都一時沒換完。
都督的座位上坐著一個被脅迫的人，
城頭上的旗卻已經換了。
我們先看那面旗。
一面旗，最能看出這場革命想走到哪裡，
又打算把誰留在門外。
武昌城裡升起來的那面旗，
叫鐵血十八星旗：十八顆黃星繞成一個圓，
外圈是黑與紅，黑取鐵，紅取血，

合起來是鐵血救國。

十八顆星，代表的是關內十八個行省——

不包括東北、蒙古、新疆、西藏。

這面旗說得很清楚：它要喚起的，

是漢地十八省對滿洲統治的離心力。

它是一面把排滿寫在臉上的旗。

問題也正在這裡：真把它當國旗，

那麼東北、蒙古、新疆、西藏這一大片土地，

還算不算這個國家的一部分？

很快就有人意識到了。

所以南北議和之後，中華民國改用五色旗：

紅黃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

從十八星到五色，只隔了幾個月；

但那一筆劃出來的，是一條線——

革命要打到哪裡為止。

可以帶走的一條知識就在這裡：

看一面旗，先看它算了哪些人、

漏了哪些人。漏掉的，往往就是日後出問題

的地方。而在同一時間、更貼近地面的一件

事正在發生：街頭開始貼出安民告示。

旗升起來了，告示貼出去了——

然後，整個南方開始一塊一塊地掉。

武昌起義之後的第一個星期，

清廷並不是沒有動作。

十月十二日，北京下旨，派陸軍大臣蔭昌率

北洋軍南下，火車一趟趟把部隊往湖北運。

問題在於，北洋軍是袁世凱一手練出來的：

從各級將領到士兵，認的是當年小站那位
統帥。蔭昌指揮不動。

清廷沒有別的辦法，十月十四日任命
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請他出來收拾局面。

袁世凱的回答是：足疾還沒好，
暫時難以赴任。他在等的，是別的東西。

這一條，我們留到下一集講。

而在他出山前的這段空窗裡，
各省開始一塊一塊地掉。

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長沙宣布獨立，
同一天陝西西安響應，這是最早跟上來的
兩個省。十月底，山西太原、雲南昆明、
江西九江與南昌相繼獨立；

十一月上旬，上海、貴州、浙江、
江蘇、廣東、福建、廣西、安徽陸續跟上。
到十一月底，獨立的省已經超過十四個——
確切日期各家記載略有出入，
這裡只給順序與大概時點。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省裡相當一部分主事
的並不是同盟會革命黨，而是本地新
軍軍官、咨議局紳士，甚至前清的巡撫、
將軍被請出來當都督。

同武昌一樣的故事，又演了一遍：
革命的名義之下，坐上去的常常不是革命
的人。軍政府另改了曆法——廢宣統年號，
改用黃帝紀元，一九一一年即黃帝紀元
四千六百零九年；街頭貼出安民告示：

買賣照舊，不得妄殺。

十幾個省換了旗，清廷也終於把最鋒利的那把刀拔了出來。

武昌能不能頂住，成了全部的問題。

清廷終於拔出最鋒利的那把刀——

可握刀的人，並不聽北京的。

十月底，一個人從上海動身，

溯長江而上，往武昌去。

他是黃興。廣州黃花崗那一仗，

他帶人攻打總督衙門，手指被子彈打斷，

撤下來一直在養傷。

聽說武昌起事，他立刻動身，

經上海換船往上游走。

到達武昌那天，城裡已經打了十幾天。

黎元洪築壇拜將，授予他戰時總司令的

印信，全軍指揮由他接手。

黃興到鄂時穿一身呢料軍服，

帽徽已摘掉清朝龍紋、改佩十八星徽章。

這身衣服把那一年說完了：

樣式是西式的，人是從前線回來的；

摘掉一枚小小的帽徽，是一場革命裡最小的動作，也最易懂。

當時武昌的衣著相當混亂：

有人仍穿清軍制服只是摘了龍徽，

有人穿留日學生裝，也有人拖著辮子，

或把辮子盤進軍帽裡。

剪辮在當時並不完全自願：

它被當成你是否已經反正的憑證，
城門口、碼頭、街頭都有人拿著剪刀，
見留辮的就上前剪掉。

對很多人來說，那條辮子不只是頭髮——
它是二百六十多年裡你歸誰管的記號，
也是當年不許剪的規矩留下來的東西。

一夜之間，剪掉辮子從殺頭的罪，
變成了投名狀。可這位從上海來的總司令，
坐在武昌並不穩。

湖北本地的革命軍人自有班底，
未必全服一個外來者；黎元洪這個被槍
指著的人，名義上還是都督，
軍政府的大印在他手裡——黃興這個戰時總
司令，調得動前線，調不動這盤棋的根。

更微妙的是湯化龍：咨議局那個立憲派
紳士，被請來管民政，轉身就在革命與清廷
之間周旋。一方是拼死起事的兵，
一方是被迫的舊將、算計的新紳——
這才是一家剛成立的軍政府。

黃興接手的，並不是一場勝仗的前線，
而是一場剛剛開始的硬仗。

北洋軍已經到了。

一個手指被打斷過的人，要面對的，
是當時最訓練有素的軍隊。

漢陽、漢口、武昌合稱武漢三鎮，
隔著長江與漢水相望。

十月中旬北洋軍壓到漢口外圍；

十月下旬馮國璋部猛攻漢口市區。

革命軍的成份很雜：新軍、學生、
會黨、工人，臨時湊起，缺訓練、
缺建制、缺統一指揮鏈；對手北洋軍受過
完整訓練、有炮兵協同、補給統一。

仗打得極苦。革命軍幾次反衝鋒，
奪回陣地又丟掉，黃興多次親到一線督戰。

十一月一日，漢口陷落。

接下來，是這場戰爭最黑暗的一段：

馮國璋下令縱火，藉火勢清剿街道上的
抵抗。火燒了幾天，漢口最繁華的街市成了
一片焦土，普通市民的房屋財產損失慘重——
房子燒掉，伏兵就沒了；付出代價的，
是住在房子裡的人。

十一月二日，戰線轉到漢陽。

革命軍守漢陽兵工廠、龜山、
仙女山一線，漢陽保衛戰打了二十多天。

十一月二十七日漢陽陷落，

革命軍退回武昌。

傷亡各方記載差距很大：革命軍傷亡估計
在數千人量級，北洋軍也有相當損失；
具體數字不作取定，只確認一點——
這是辛亥年規模最大、最慘烈的一仗。

漢口、漢陽先後丟了，武昌眼看也只是時間
問題。可歷史給出的結論，卻和帳面上的
勝負相反。輸掉每一仗的人，
卻替對手買到了最貴的東西——

時間。

這就說到第三層：陽夏之戰明明打輸了，
為什麼說它贏了？

答案在時間。從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底，
北洋軍最精銳的部隊被死死釘在漢陽、
漢口兩塊狹長地帶，前後四十多天。
就在這四十多天裡，南方各省一塊塊宣布
獨立：湖南、陝西、山西、雲南、江西、
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福建。

如果武昌第一輪就被打下，
這些省很可能沒一個敢動。
換句話說：陽夏之戰買下的是時間，
各省用這段時間，完成了整個南方對清廷
統治的解體。等北洋軍拿下漢陽，
清廷面對的已經不是一座武昌城，
而是一條已經散掉的鎖鏈。

這是一場用鮮血換來的戰略時間差：
黃興和那些臨時湊起的隊伍輸掉了每
一次戰鬥，卻替各省買到了改名易幟的
膽量。那時武昌城裡，茶館還開著。

茶桌上的話題卻徹底換了：
從前議論世道還能不能過，
如今議論誰當了都督、誰家辮子被剪、
漢口那場火什麼時候熄。

漢口的火光隔著漢水看得見；
城裡人買米挑水、開門做生意，
日子照過，只是每句話裡都摻著一種說不

出的東西。這場勝利並不是潔白的。

它從第二天起，就帶著一道到今天還在流血的傷口。而這道傷口，下一個故事裡還會再被撕開。

十月十一日到十二日，武昌城裡發生了一件事，許多版本的敘事一筆帶過，甚至根本不提。起義之後，城裡的清朝旗人——多是士兵家屬、老人、婦女、孩子——成了被搜捕的對象。

起義士兵和一部分革命軍挨家挨戶地搜，動手的理由各異：報仇、殺紅了眼、趁亂搶劫。被殺的，多是手無寸鐵的平民：不是官、沒帶兵、沒打過仗。

這就是一場屠殺——我們用這個詞，因為必須用它：受害者是沒有武器的平民，加害者是持槍的人，中間沒有任何軍事必要。十月十二日是死者最多的一天。

確切數字各方出入很大：當事人李廉方在《武昌首義紀事》記「所殺者近二百人」，也有研究者估得更高；這些數字是否含被誤殺的漢人，各家說法不一。

而高級旗人軍官與官員，多數已先行逃散。

十月十三日，湖北軍政府出示禁令，禁止妄殺旗人。禁令本身說明兩件事：軍政府知道事已失控，而制止行動確實存在。學者周錫瑞在《改良與革命》裡的評價是：那差不多就是屠殺。

我們把這句話放在這裡。

講這一段不是為了讓誰難堪，

而是一個更普遍的問題，落到了

一九一一年的武昌：一場以光復為名義的

行動，能不能自動豁免它對手無寸鐵者所

做的一切？不能。衡量一場革命，

不能只看它推翻了什麼，還要看它怎麼

對待那些打不過它的人。

勝利之後還有一個更大的難題：

滿城的槍，從此歸誰管？

說完這一件，我們說下一集。

這把槍最後落在誰手裡，要等下集才揭曉。

武昌這盤棋，開局是一群基層士兵拿命去

賭；可到了十一月，下一步、再下一步，

都不是他們能決定的了。

黎元洪是被槍指著坐上那個位置的——

當下給了軍政府一塊合法的招牌，

長遠看，卻給民國留下一份危險的遺產：

權力來自槍口。各省的情形也差不多：

湖南獨立不到四十天，第一位帶兵起事、

被推為都督的焦達峰，就被立憲派策動的

軍人殺了；陝西、雲南獨立皆由新軍軍官

主導。辛亥之後中國最實在的權力，

就這樣落進了軍人手裡——這個格局，

要到很後面才被打破。

到這裡，時間表走完了：從武昌起義到清帝

退位，不到四個月。

這四個月裡最關鍵的那個人，
此刻還在老家彰德「養病」，一邊捏著足疾，
一邊看北京發來的電報。

他怎麼出價、怎麼把這盤散掉的棋全部收
進口袋，下一集講。

今天你到武昌，還能摸到那一夜留下的
東西：紅樓——當年湖北軍政府舊址——
還在蛇山腳下；工程營舊址在紫陽湖一帶；
漢口當年被燒的街市早已重建，
火燒的痕跡看不見了。

看不見，不等於沒發生過。

這四十幾天發生的一切，後來被濃縮成一
句話——辛亥革命成功了。

但若只講成功，就講不出它同時開啟了
什麼：它推翻了一個統治兩百六十多年的
朝廷，也打開了軍人干政的口子，
和一場以正義為名的屠殺。

辛亥不是童話：它是普通人拿命換來的
勝利，也是普通人替它付帳的勝利。

下一集預告：第 15 集《袁世凱逼宮與清
帝退位》——一個人，如何從這盤亂局裡拿走整
個江山。